

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，无论剩下的是什么，即使仍然不可能，也一定是真相

# 心理罪

雷米◎作品  
画像

*Criminal  
Minds*



# 心理罪 画像

雷米◎作品

*Criminal  
Minds*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理罪之画像 / 雷米 著. 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229-03452-8

I. ①心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0418 号

## 心理罪之画像

XINLIZUI ZHI HUAXIANG

雷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特约编辑: 田 力

营销编辑: 杨鑫垚 王 新

装帧设计: 7 拾 3 号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290千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第九章 曝光 /60

“小木，你答应妈妈，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了。”

## 第十章 门上的五角星 /67

随着他的动作，划过的地方都燃烧起来。鼻子里满是焦糊的味道。

## 第十一章 回忆之城 /75

“说来也好笑。现在的大学生也太迷信了，那本书都没有人敢借了……”

## 第十二章 夺命医院 /79

整理死者物品的时候，警方发现了一本日文原版色情漫画，内容不堪入目。

## 第十三章 本能 /86

“那只注射器，为什么会插在王倩的胸上呢？”

## 第十四章 葛瑞森·派瑞的花瓶 /92

金炳山掀开纸箱，只见金巧一丝不挂，伤痕累累地蜷缩在纸箱里。

## 第十五章 迷途 /97

“相反，我觉得那个人更关注你。”

## 第十六章 数字杀手？ /104

第四排，端坐着一个被剥掉全身皮肤的人。

## 第十七章 猪 /112

死者是个美国人，因为在猪圈里放久了，已经被啃得不成样子。

## 第十八章 约克郡屠夫 /124

7米、6米、4米……陌生人离自己越来越近，邓琳玥浑身颤抖着向后退。

## 第十九章 爱情是什么 /139

“你在那一瞬间出现了。没有人能伤害我，因为你在我身边。”

## 第二十章 猫与鼠（一） /151

他的嘴边一片血红，还不时有黏稠的红色液体从嘴角滴落下来。

## 第二十一章 3+1+3/164

他张开嘴，露出白得瘆人的牙齿，同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。

## 第二十二章 猫与鼠（二） /174

“在你的周围，找到7，你会完成所有的心愿。”

## 第二十三章 平安夜 /190

方木抬起头，“孟凡哲不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”

## 第二十四章 六号泳道 /204

杜宇咬牙切齿地冲方木吼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?!”

## 第二十五章 304 寝室 /216

“他想摧垮我的心理。也许，他自己也快到极限了。”

## 第二十六章 师兄 /227

他看了看方木，笑了一下，“师弟，你也有什么问题么?”

听完方木离奇得近乎荒谬的故事，邵伟有些将信将疑。

“他，那个叫方木的学生，”邵伟斟酌了一下自己的词句，“他在给犯罪嫌疑人画像？”

丁树成点点头。

“真的有这么厉害么？”

丁树成笑笑，他凑过来，表情神秘地问：“你知道罗纳尔多为什么是世界第一前锋么？”

“唔？你说什么？”邵伟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为什么郝海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前锋？”

邵伟目瞪口呆地看着丁树成。

“天赋。这家伙有察觉犯罪的天赋。”

邵伟在J大研究生处查得方木住在南苑五舍B座313寝室，可是到宿舍楼却扑了个空，同他住一个寝室的男生说方木去打篮球了。邵伟问方木长什么样。男生笑笑说：“你不用问他的长相。你只要看见一个独自在球场上练罚球的人，那就肯定是方木。”

天气很好。校园里是微微吹过的暖风和好闻的花粉味道。大学生们大多脱下了厚重的冬装，穿着轻便地在校园内穿梭，偶尔还能看见几个急不可待地穿上短裙的女孩子。邵伟拉住一个抱着篮球的小个子男生，问他篮球场怎么走，小个子男生非常热心地给他带路。

篮球场位于校园的西南角，是一大块用铁丝网围成的水泥场地，一共有八块完整的篮球场。邵伟依次走过这些聚集着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的场地，留心寻找着那个独自练习罚球的男孩。

他并不难找。在场地最边缘的一块球场上，有一个男孩站在罚球线上，扬起手，篮球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，准确地落在篮圈中。

邵伟走到场地边，看着男孩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：扬手、投篮、入筐、捡球、走向罚球线、扬手、投篮、入筐……男孩的动作标准、优美，出手的篮球几乎无一落空。

“有事么？”突然，男孩目不斜视地冷冷抛过来一句。

“哦？”邵伟有些猝不及防。他尴尬地清清嗓子，“咳咳，你叫方木吧？”

男孩扬起的手略略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手指一拨，篮球飞出后没有直落篮圈，而是撞在篮圈上，又弹回他的手中。

男孩捧着篮球，转过身。他的脸色潮红，鼻尖上有细密的汗珠，脸颊凹陷，下巴显得尖尖的，浓密的眉毛此刻紧锁在一起，而他的眼神——

冷漠、疲倦，却又锐利无比，仿佛能够刺破午后强烈的光线直钻进对方的身体里。

邵伟在这样的目光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他躲开对方的视线，刚想开口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为与方木的初次见面准备一个合适的开场白。

“你……你认识丁树成吧？”

方木的眉头皱得更紧，他盯着邵伟说：“你是警察？”

说完，不等邵伟回答，就径直走向球场边的长椅。邵伟迟疑了一下，也跟着走过去坐下。

长椅上放着一个很旧的书包，方木从里面拿出一包面巾纸，抽出一张擦擦脸，又掏出眼镜戴上。

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么？”脸上仍然毫无表情。

邵伟感到一丝不快，但是想想此行的目的，还是从皮包里拿出一沓资料，递给了方木。

“我是市局刑警队的，我叫邵伟。今年三月份以来，我市连续发生了三起入室杀人案。这是这三起案子的一些资料。我听说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邵伟发现方木并没有听他说话，而是全神贯注地看手中的资料，就悻悻地闭上嘴，拿出来准备表明身份的警官证也悄悄地塞回了口袋。

没有比和这样的家伙坐一下午更让人厌烦的事了。方木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看资料。邵伟最初还耐心地摆出随时准备倾听的姿势，时间久了，肩膀酸得厉害，也开始不耐烦起来。他伸展开四肢，向后舒服地靠在椅子上，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着。

刚才方木投篮的那块场地已经被几个男生占据了。这些二十出头的男孩子在球场上不惜体力地奔跑着，争抢着，不时发出兴奋的尖叫，时而为一个动作

是否犯规、一次得分是否有效大声争论着。邵伟看着这些精力充沛的男孩子，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在警校读书时的日子，嘴边渐渐浮现出一丝微笑。

猛地，他意识到身边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些男孩子中的一员，而他，和这些没心没肺的男生多么不同！仿佛有什么记号，使他与周围的人物泾渭分明。他不由得再次转过头来看着方木。

方木看得很慢。他低垂着脑袋，眼睛始终盯着手中的图片和现场报告及尸检报告。有几次抬起头来，邵伟以为他要说什么，忙凑过头去。可是方木只是凝望着远处的风景，并不说话，少顷，又低下头仔细地看资料。邵伟注意到他对几张现场图片格外关注。

终于，他站起身来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然后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，把资料递给一直盯着他的邵伟。

“这个人，男性，年龄在 25 岁至 35 岁之间，身高不会超过 175 公分，应该比较瘦。”

邵伟盯着方木，几秒钟后，他忍不住开口问：“就这些？”

“对，就这些。”方木干脆地回答。

邵伟感到大失所望。他原以为方木会像丁树成所讲述的那样，具体、详细地描述出凶手的外貌、生活环境、家庭背景。可是方木只给出了这样一点模棱两可的结论。老实说，方木所判断的，并不是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：采用如此残忍手段的，多是男性，而且，大多数连环杀人犯的年龄都不会超过 40 岁。至于身高和体重，根据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的脚印，也能够推断得出来。另外，现场遗留的痕迹表明凶手曾和被害妇女有过激烈的搏斗，这意味着凶手不会太强壮。

“根据这些资料和现场照片，我只能看出这些。”方木好像看穿了邵伟的心思。不过他随后又补充道：“另外，我感觉这个人精神上有点问题，至于什么问题，我不能肯定。”

哼，邵伟在心里说，傻子也能看出这凶手是个变态！

“变态和精神障碍是两回事。”

邵伟不由得一惊，他意识到方木已经在几秒钟之内两次窥破他的心事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惊讶，他站起身来，向方木伸出手去。

“好吧，谢谢你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向你请教的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再见。”

方木握住邵伟的手。邵伟感觉到那手冷冷的，没有一丝热度。



“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见。”

“哦？”邵伟扬起眉毛。

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又有人死了。”

邵伟张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好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走出篮球场的时候，邵伟忍不住回过头来，却发现方木已经不在长椅边了。向旁边一看，方木正背对着他孤独地投篮。此时已暮色深沉，篮球场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，方木的身影在越来越黑的天色中愈发模糊，只能辨别他不断扬起的手和篮球在空中断续的轨迹。

今天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第一次课。这门课的主讲教师宋耀杨教授刚从日本交流访问归来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开课。

方木照旧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宋教授虽然耽误了一个多月的课，可是他并不着急讲课，而是大谈特谈了日本的经济发达和生活舒适，以及他和几个日本刑事诉讼法学专家“不得不说的故事”。正吹得起劲，一个学生敲敲门走了进来。宋老师正志得意满之时，也就大度地挥挥手让这个男生进去了。

男生脚步轻快地走到最后一排，一屁股坐在了方木的旁边，还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。方木认得他，他叫孟凡哲，民法学专业研究生。

大学课堂上，迟到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而大多数，都会得到教师的原谅。让方木感到略略疑惑的是：孟凡哲的脸上，似乎有着过分的如释重负的表情。就好像——

就好像逃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宋老师终于完成了他的“日本之旅感想报告会”。他拿起点名册，故作亲热地向学生们眨眨眼睛：“讲课之前，先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。”

刚才还昏昏欲睡的学生们此刻都打起精神来，这是必修课，谁也不想拿不到学分。随着宋老师的嘴里念出一个个人名，教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此起彼伏的“到”。方木无意间瞥了孟凡哲一眼，却吃了一惊。

刚才还轻松无比的他此刻却紧张得如临大敌：双手死死地抓住桌角，关节处都已经发白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宋教授，紧咬着嘴唇，好像宋教授嘴里吐出的不是人名，而是一颗颗子弹似的。

“孟凡哲。”

大颗的汗珠从孟哲脸上流下来，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宋老师在教室里扫视了一圈，又念了一遍：“孟凡哲。”

许多相识的同学小声叫他，孟凡哲却像听不到一样，死死地盯着宋老师，上身前倾，嘴唇半张，好像急于说话却又无能为力。

“没来么？第一次就旷课？”宋老师一脸怒气地掏出钢笔，准备在点名册上做标记。孟凡哲此时一跃而起，虽然仍然说不出话，却把手高高地举起来。

“哦，你是孟凡哲？”

“是我。”终于有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蹦出来。

“坐下吧，下次注意力集中点。”

好像刚才那两个字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一般，孟凡哲无力地“扑通”一声坐下。教室里有几个人在掩嘴偷笑，更多的人向他投来诧异的目光。

孟凡哲仿佛在躲避那些目光，整整一堂课都在闷头记笔记。不过看得出他已经不那么紧张了。

他究竟在害怕什么？

实事求是地说，宋老师的课讲得实在很一般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趁他出去抽烟的工夫，好几个学生偷偷地溜走了。宋老师回来后发觉人少了几个，大为光火，拿起点名册又点了一遍。

方木注意到刚刚恢复平静的孟凡哲又仿佛坠入了深渊一般，脸上是绝望、紧张和怨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。离他的名字越来越近，孟凡哲竟发起抖来。

方木一直在静静地观察孟凡哲，同时留意着点名册的顺序。

“陈亮。”

“到。”

“初小旭。”

“到。”

下一个就是孟凡哲了。

“孟凡哲。”

宋老师嘴里的“孟”字刚刚出口，方木就猛地拍了一下孟凡哲。

孟凡哲一惊，下意识地回过头来，而此时，“凡哲”二字刚刚落音，他也不想地说：“到。”

宋老师没有停顿，继续点下去。孟凡哲愣了一会儿，表情却迅速恢复为轻松。他伸手抹抹额头上的汗水，有点尴尬地扭过头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方木想了一下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孟凡哲看了一眼手表：“九点零五分。哦，三十八秒。”他急切地补了一句。

方木笑了，孟凡哲也像被人窥破了秘密似的霎时红了脸。

午饭的时候方木吃得很饱，有点犯困。看看表，距离下午上课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，就跑到顶楼天台上吹风。爬到天台上，方木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个人了。正是孟凡哲。

他坐在天台边的水泥沿上，双脚随意地垂下，眺望着远处，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方木不想让他看到自己，正想悄悄地离去，却发现孟凡哲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他小心地站在水泥沿上，那水泥沿不足 20 厘米宽，他的脚尖和鞋跟都悬在外面。孟凡哲摇摇晃晃地站在水泥沿上，双臂张开，深吸一口气，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低下头去。

方木屏住呼吸。这可是七楼！向下会看到什么？

扣子大小的人头？儿童玩具般的汽车？还是仿佛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大地？

不，不能大声喊他，否则他一定会受到惊吓，弄不好会摔下去。

方木小心地迈出第一步，鞋底和沙粒摩擦的声音此刻仿佛雷声一般。

孟凡哲的身体摇晃得愈加厉害，他就要失去平衡了！方木来不及多想，几步冲上去，瞄准他皮带的位置牢牢地抓住，一把把他拖了回来。孟凡哲短促地惊叫一声，就向后和方木一起摔倒在天台上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想死么？”方木恼怒地看着手肘被擦破的地方。

“对，对不起。”孟凡哲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，口中喃喃自语。方木看看他那张惨白的脸，伸手把他拉了起来。孟凡哲的腿有些发软，他抖抖索索地勉强站定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身子又摇晃起来，一幅随时可能跌倒的样子。

方木叹了口气，把他扶到天台上的一个石凳上，又从书包里拿出水杯递给他。孟凡哲连喝了几大口水，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

“谢谢。”他掏出一张面巾纸，仔细地擦了擦杯口，递还给方木。

方木也在他身边坐下，拿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支叼在嘴上，又拿出一支递给孟凡哲。孟凡哲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过来。刚抽了一口，就呛得咳嗽起来。

两个人沉默地坐着，方木不停地大口吸着烟，孟凡哲只是盯着手中越来越短的香烟出神。

“你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吧？”良久，孟凡哲开口了。

“哦，什么？”

孟凡哲用力把烟头扔出去，“你一定觉得我不正常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”

“要不你为什么不问我在干什么？”

“嗯，好吧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”方木觉得有点好笑。

“我嘛，呵呵，其实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想体验一下恐惧的感觉。”他扭过头来看着方木，脸上是故作轻松的微笑，似乎希望方木觉得自己很酷。

方木笑笑，又给自己点燃一支烟。孟凡哲满怀期待地看了方木半天，似乎等着他说点诸如“原来如此”、“你可真够无聊”之类的话。可是方木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抬起头问他：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

孟凡哲大张着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方木。那目光似乎在问：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否则我也不会在点名的时候推你一下。

一个人，当他对某种事物感到恐惧的时候，会对这个事物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关注与敏感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突然打断他的注意力，会让他在瞬间消除对这种事物的恐惧感。当然，也仅仅是这一瞬间。

孟凡哲大概害怕点名，所以在点名的时候会表现出“全神贯注”式的恐惧，越是害怕，就越不能应答。方木在点到他名字的一瞬间推他一下，让他的注意力一下子从“点名”上转移到方木身上，自然就能够应答。

孟凡哲的表情从惊讶转为颓唐，他低下头，不做声了。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

孟凡哲抬起头，方木看到了他虚弱的眼神，他盯着方木看了好半天。方木微笑着，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地回望着他。

那眼神中渐渐多了信任与友善。

“我，”他抓抓脑袋，“有点害怕点名，呵呵，很奇怪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孟凡哲眼望着远处，“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就是害怕点名。一点名我就紧张，越紧张我就越不能答出那个‘到’字，经常是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来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整个教室的人都在看我。”他低下头，声音也骤然降低，“很多人笑话我。”

“你口吃么？”

“不，你觉得我说话有问题么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我也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‘到’字就是说不出口。有的时候自己偷偷练。自己点名自己答‘到’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可是上课的时候，还是说不出来。”他语气低沉地说，“给我根烟。”

方木递给他一支烟，帮他点着。他小心地吸了一口。

“四年大学，你怎么熬过来的？”

“自己想办法呗。呵呵。”他淡淡地笑了笑，“一般都是上课前点名，我就假装迟到，等点了名再进去，然后下课再向老师说明情况。那时候我有个外号叫‘迟到王’。很多老师都对我印象很差，不过好在我成绩还不错。”

“没想过去看看心理医生么？”

孟凡哲犹豫了一下，“算是看过吧。怎么，你觉得我精神有问题？”

“不，你只是有点心理障碍。几乎每个人都有心理障碍，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。你怕点名，还有很多人怕高、怕电梯、怕尖锐的物体什么的。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

“是么？”孟凡哲将信将疑地听着，不过表情轻松多了。“那，”他好奇地看着方木，“你有什么害怕的么？”

方木没有回答他，他沉默着吸完一根烟，看了看手表，“我该上课去了，下次再聊吧。”说完，就撇下略感失望的孟凡哲，离开了天台。

恐惧。其实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恐惧。

秦大爷拎着两条草鱼，不紧不慢地迈进楼道。到底是岁数大了，才爬到四楼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手扶着栏杆，想歇口气再往上爬，却无意间瞥见401的房门微微开着。秦大爷走到门口，好奇地往里看了一眼，随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那两条被开了膛、摘了腮的草鱼落在地上，不死心地努力挣扎着，其中一条居然蹦进了401。它在一摊暗红色的黏稠液体上蹦跳着，瞪着眼睛，大张着嘴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在那摊液体的尽头，一个同样被开膛破肚的物体静静地躺着。

巡警很快赶到了现场。带头的警察只看了现场一眼，就让同事打电话给市局。“那个吸血鬼，又出现了。”

邵伟在赶往现场的途中改变了主意。他让其他同事先去现场，自己驱车去了J大。

尽管上次和方木的谈话并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路，不过邵伟还是决定再听听他的想法。感受案情，没有比亲临现场更好的了。

方木从日语课上被邵伟叫走。一路上，邵伟没有说话，方木也一直沉默着。

果真，再见之时就是有人送命之日。这样的相见让邵伟很难找到合适的开场白。更奇怪的是身边这个男孩。发生什么事？要去哪里？他统统不问，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车窗外。

“那里是明珠小区吧？”冷不防，奇怪的男孩开口了。

邵伟侧过头去看了看，“是，没错。”他猛地意识到，那里就是第一起杀人案的现场。

几分钟后，吉普车停在了J市机车制造厂职工宿舍——光明园里。

光明园兴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。当时机车制造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型国有企业，职工待遇优厚。在福利分房的年代，机车厂职工的宿舍就是当时少有的

七层高楼。只不过时过境迁，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，这几栋耸立了二十年的老楼显得残破不堪。

案发现场位于3号楼2单元401室。现场已经被先期赶到的干警们封锁起来。方木和邵伟跨过警戒线，疾步登上四楼。身边是匆匆地上楼或者下楼的警察，很多人都对邵伟身边这个戴着眼镜、背着书包的男孩投以疑惑的目光。

邵伟走进401室。这是一间老式的一室一厅的住宅，大约有四十多平方米。几个技术人员和法医在忙着拍照、验尸、勘验现场，室内显得拥挤不堪。一个在场的警察告诉邵伟，这是一间出租屋，死者刚刚租下这房子，是一个单身女性。房主正赶往现场。

死者看起来不会超过35岁。尸体头南脚北，呈仰卧状，上身赤裸，咽喉到胸腹部被人用利器剖开一个口子，能看见里面的肋骨和脏器。

“怎么样？”邵伟拍拍一个法医的肩膀。

“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凶器是一条尼龙绳，已经被勘验组的人收起来了。死亡时间距现在不会超过两个小时。”

邵伟看看表，“也就是说，死亡时间大概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？”

“对。”

大白天就作案，这家伙也太猖狂了。邵伟一面嘟哝着，一面回身寻找方木，却发现他站在门口，脸色惨白地盯着尸体。

“过来啊。”邵伟招呼他。

方木仿佛受到惊吓一般抖了一下。他点点头，却不动。

“你害怕了？”邵伟皱起眉头。方木看看邵伟，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来。

法医们正在仔细勘验女尸胸腹部的创口，小心地扯动着被剖开的皮肤和肌肉组织。方木盯着伤口看了一会儿，又扫视着地上已经凝结的血泊，突然几步蹿到走廊里，一个拿着物证袋的警察差点被撞倒，不满地骂了一句。

邵伟急忙跟出去，看见方木手扶着墙，弓着腰在走廊的角落里干呕。

邵伟心中暗骂了一句“废物”，对身边的一个警察说给他拿点水，就返回现场继续工作。

方木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亲临吸血者的犯案现场，可是他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这么丢脸。尽管平时可以边吃饭边看那些令人作呕的现场图片，可是当他迈进这栋楼，那昏暗肮脏的走廊，身边匆匆而过的面色凝重的警员，醒目的警戒线，法医们冰冷的器械，躺在血泊中的尸体，以及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，都让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图片终究是图片，它永远不会像现场那样用视



邵伟已经是第二次在课堂上把方木叫走了。

这节课是刑事诉讼法学。方木和孟凡哲坐在最后一排。孟凡哲一副轻松自得的样子，因为他与方木做了个约定：如果点名，就由方木捂着半边嘴帮他应答。方木倒不反对帮他这个忙，只是每次课都要和他在一起，这让习惯独处的方木感到很别扭，另外，这也不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方木走出去的时候，感到身后的孟凡哲又变得焦虑、沮丧。可是他来不及顾及孟凡哲的感受，因为邵伟的目光更让他感到紧张。

来到走廊里，方木小声问邵伟：“怎么，又出事了？”

“嗯，没有死人，不过有一个女孩失踪了。”

“那女孩年龄不大，对吧？”方木脱口而出。

不用回答，邵伟的眼神已经给了肯定的答案。

昨天 22 点左右，红园区八间房派出所接到报案，一名在市第八中学就读的初一女生徐杰失踪。调查走访中，一个路边的烧烤摊老板提供了重要情况：大约 16:40 的时候，他曾经看到一个貌似徐杰的女孩和一个外表邋遢、身材消瘦的年轻男子讲话。派出所的干警觉得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与通缉令上的“吸血鬼”很像，就直接上报了市局专案组。

方木和邵伟来到证人所说的看到徐杰和那名男子的地点。方木看看四周，邵伟问他：“你觉得是他干的么？”方木没有回答他，而是问邵伟：“有这一区的地图么？”

邵伟说：“早准备好了。”说着，伸手从车里拿出一张地图。

想到一块了。方木笑笑。

“相信你也发现了，凶手作案的地区非常集中。”邵伟用手指在地图上点着，“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在这一区里，包括这个女孩失踪的地点，也在这附近。”他抬起头来问方木：“按照我们平时的侦察思路，如果犯罪嫌疑